

数十家语音直播平台因涉赌遭遇关停潮

用户充值打水漂 主播佣金难提现



◆一地鸡毛

距离语音社交平台伴伴被曝出事已有两个月,吴琳依旧无法提现。

她是伴伴上的一名歌唱才艺主播。5月初,她如往常一样在后台提出自己4月在直播中赚取的佣金收益,却发现操作失败了。

突然无法提现,让吴琳和平台上的很多主播都陷入了恐慌,不少人传平台出事了,但官方回复称是谣言。于是平台安抚公会,公会安抚主播,让大家再等一等。

吴琳没有等来事件的解决。事实上,到5月中旬,提现仍然无法完成,她开始意识到事情也许并不简单。带着疑虑,她断断续续地直播到5月底,主动停播了。

5月25日,新闻开始铺天盖地地曝光出来,伴伴旗下的一支团队及该团队负责人于4月17日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一起被警方带走的还有公司的财务盾,这意味着该公司自4月18日以来无法进行任何对公的财务交易,并且伴伴公司账户上被冻结的金额约超20亿元。

无独有偶,6月初,一辆浙江衢州牌照的警车也停到了广州一语音公司的楼下。该公司是千音网络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开发了欢欢语音、多多语音等多款语音社交类App,被疑涉嫌开设赌场罪。

记者随后便到了该公司所在地查看,发现公司大门紧闭,上了一把红色的锁。端午放假前一天,记者再次来到公司探访,此时锁头已经被撤下,从公司前台望去,里面亮起了灯,但没有看见员工的身影。

并非只有伴伴、欢欢语音背后的公司出事,过去两个月来,社交语音圈掀起了一阵“关停潮”,有超过20家平台因种种原因宣布停服或下架,据圈内从业者介绍,此次关停的主要还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平台,但一些不在此名单上的大平台似乎也受到了波及。

如据某头部社交语音平台主播嘉嘉回忆,6月5日,有听众向她反映平台无法登录或注

◆随机玩法

警方调查、高管被抓、关停下架……目前为止,官方没有正式地公布这一切背后的缘由。

但无论是语音直播圈内,还是已经公开的报道,大多都将矛头指向了概率玩法或称随机玩法。据了解,自从伴伴出事后,许多平台为避其锋芒,已经火速下架了这种玩法。

什么是概率玩法?在对多位从业者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种玩法在直播平台上极为普遍,如抽奖、开宝箱、扭蛋机等。

“这是一种刺激消费的手段,谁不喜欢以小博大的快感呢?”某平台公会人员林达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概率玩法就好比商店的促销活动,原本3块钱可以买一瓶水,但现在告诉顾客,花3块钱买一瓶水外还能参与一次抽奖,有可能获得10瓶水,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来买水。

什么时候这种玩法会变成黑灰产业链呢?林达认为,当用户打赏了100块钱,可能赢得的不是价值1000元的服务或产品,而是1000元的人民币,玩法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告诉记者,抽奖和赌博最大的区别包括四点:一是行为是否故意;二是目的是否是获取钱财;三是活动主要侧重点;四是抽奖活动是否得到审批。

赵良善指出,如果直播间主播直播目的就是为了让通过抽奖等方式来完成资金兑付,利用消费者赌博心理,整场直播重点也是抽奖,而非直播内容本身,购买虚拟货币进行以小博大式的抽奖,同时,后台通过操控、设置等完成资金兑换回笼,从而盈利,这种情况下,则涉嫌赌博。

册进入,同时她发现主播房间的名字无法更改,一些抽奖类的玩法也被禁止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左右。

“平台对外的口径是在做更新,但内部消息都猜测是这次关停潮的原因,另外平台还在查主播的私下交易。”嘉嘉提到,那之后直播的内容管理也变得严格起来,直播时,如果主播提到了跟“抽奖”相关的字眼,会被直接踢下麦,过了一分钟之后才能上来。

平台倒塌留下的是一地鸡毛。原本在这些平台上充值了大量虚拟币的听众,以及平台上主播们的大笔直播佣金,一时间都成了一张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吴琳滞留在平台上无法提现的金额有几万元。她懊悔的是,其实早在4月底,就有人在直播间怂恿其7折出售虚拟币,但她认为对方在故意打压价格牟利。“现在想想,要是当时卖了就好了,卖了也就损失不那么大了。”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主播发出了同样的心声。浏览相关帖子发现,主播们无法提现的金额少则几百几千,多则七八十万,万元以上的不在少数。

欢欢语音、多多语音出事后,记者潜进了聚集了大量用户和主播的群聊中,发现了多则低价收购虚拟币的广告,发布者宣称“有多少收多少”“你的风险,我买单”。

“到后来,有很多两折收购(虚拟币)的,好多都是骗子,收了币后没给钱。”吴琳表示,“目前整个状态都是混乱的”。她后面几次登录伴伴,发现仍然有很多主播在坚持直播,她不理解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截至发稿前,记者在华为应用市场上无法搜到伴伴的下载途径,苹果APP Store上仍能正常下载、可注册登录,华为手机尝试在伴伴官网上扫码下载APP,则显示“风险软件,检测到违规行为”。欢欢语音同样在华为应用市场上销声匿迹,通过苹果APP Store仍能下载,但无法注册和登录。

在采访中,不少主播认为,没有出事的大平台有一套监管机制,将概率玩法“合理化”,或控制在合法的红线之内,如设置中奖爆率、输多赢少、阻止用户变现、控制投入金额等。

但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麻策指出,“投入产出有法币”“随机概率玩法”以及“以小博大”要素合三为一体的产品设计,就是涉赌玩法的核心构成要件,平台应当极力避免这三要素在同一产品设计中同时具备,以斩断用户期待通过产品实施赌博的心理。

麻策进一步解释,上述主播提到的把控手法本质上只是一种“障眼法”,以减少或减轻涉赌要素的存在感控制风险,但只要一个平台中同时具备三大要素,则仍然可能构成赌博,这和参与金额高低或次数无本质关系。另外,通过控制概率等形式实施合规,还可能构成诈骗等其它类型犯罪。

抽奖是平台留住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嘉嘉提到,有部分用户就是冲着抽奖来直播间的。有的用户抽奖手气差了,还会抱怨主播“黑”,他们爱往一些运气好的直播间里凑。但实际上,主播并不能控制中奖的概率,也无法从中直接获利,抽奖能带给直播间的是更多的流水。

“有抽得狠的、抽上瘾的,能抽上百万。”嘉嘉表示,当然,平台有一定限制,如每次只能抽100元,次数多太多的用户会被封号,相应主播在平台的钱可能也提不出来。

在关停潮风波后,嘉嘉所在的平台曾短暂地下架了概率玩法,但由于很多用户因无法抽奖转去其他APP,平台不久后又再次出了新的概率玩法,并且鼓励主播将之前参与抽奖的“老顾客”拉回来。

◆“殃及池鱼”

“平台上的大部分主播都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对此也并不知情。”平台出事,导致主播佣金无法提现,吴琳感到“有苦难辩”。

平台涉赌被查,如何判定主播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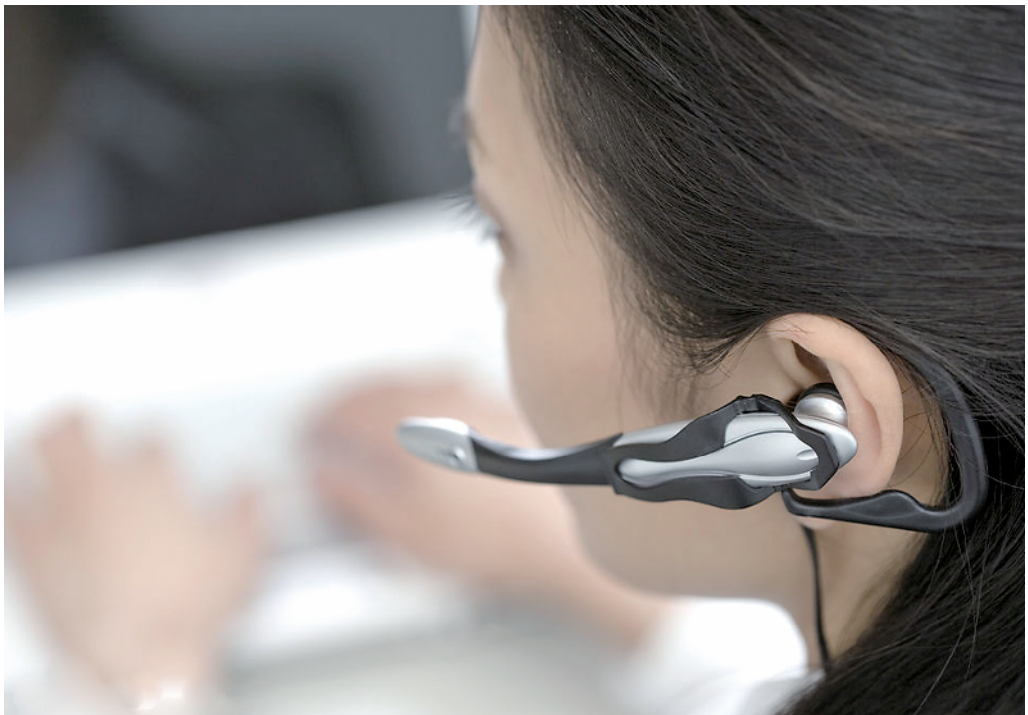
赵良善认为,就主播而言,如果向参与者提供便利或者告知参与者兑换渠道、或者引导参与者进行抽奖后的变现等,视为主播对平台活动知情,如金额较大的,将涉嫌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平台开设赌场,主播是否犯罪,需要看主播是否知情、是否故意参与。如果主播参与操控全过程,并且从中牟利的,则涉嫌共犯。

“若平台需负刑事责任,则主播在平台的收入将可能被认定为赃款,则无法追回的。若平台需担行政的责任,比如限期整改、要求下架、限期返还等,此种情况下,平台账户资金可返还给具体的参与者。”赵良善表示,如未发生上述赃款或限期返等情况,则平台资金属于平台收入,其中包含属于主播的收入,主播可根据与平台之间的协议,可通过诉讼方式索要。

麻策同样提到,平台以及平台相关责任人是否可能涉及到赌博,仍然在于平台是否明知或应知用户利用其抽奖玩法实施赌博,包括平台员工是否亲自参与对接银商等中介资源,是否协助主播和用户之间返兑资金提供帮助等,若平台以及平台相关责任人有关似行为,则平台或其责任人亦可能构成赌博犯罪或帮助犯罪。主播作为涉赌的直接责任方,本身利用平台的漏洞实施打赏、礼物等类法币价值返兑,可构成开设赌场或赌博罪。

针对主播的佣金,麻策则认为,平台涉及到刑事案件后,平台所涉资金将可能被定性为涉案款项而被冻结,主播因此受到间接影

◆重新洗牌



“用声音直播不露脸”“手机就能操作”“在家躺着赚钱”……这是长久以来贴在语音主播们身上的固有标签。

这种认知曾让大批年轻人争相涌入赛道。但在采访中,多位主播向记者表达了“赚钱不易”的感慨。“以前是一个特别大的蛋糕,不管是谁都能吃到一口,你坐那儿就能来钱。现在不行了,大家卷性格、卷人格魅力、卷情商,新手小白全职入行饿死的概率在60%-70%。特别是疫情之后,用户在娱乐上的花销更少了。”一位主播如是说。

语音直播行业在2017年前后成长至鼎盛期,到如今,发展状况已渐趋稳定。艾媒咨询数据预计,2022年我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到6.9亿人,2022年中国在线音频市场达312亿元。许多在过去被繁荣所掩盖的痛点和风险清晰了起来。

首先是入门门槛太低。不少主播反映,语音直播行业内鱼龙混杂,两极分化严重。行业内固然有坚持初心做好内容的主播,但也不乏赚快钱、钻空子的人。这是乱象存在的根源。

林达介绍,语音直播有几大分类,包括陪玩、交友、点唱和模厅(也即“群播”),模厅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一位在校大学生告诉记者,她曾短暂地进入过某平台的群播,但由于公会要求其使用擦边露骨的文案,来维护与粉丝关系,没几天她就落荒而逃了,公会甚至没有给她发工资。

涉黄、涉赌、诈骗,许多丑闻曝光出来,行业口碑变差,一方面提高了直播内容的变现难度,听众担心被骗,打赏更加谨慎了;另一方面,也挤压了真正想做内容的主播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只是语音直播生态中的一部分。许多主播强调了行业正向发展的另一面。例如,吴琳提到,音乐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中的许多选手就脱胎于歌唱主播。

在成为公会人员之前,林达也曾是一名主播,“我是从小县城出来的,没有特长,入行之初接触的也是低俗的内容。但渐渐地我意识到,这类直播被监管盯上后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我开

响也属常见,但两类款项性质不同,主播正常款项仍可以通过民事渠道要求平台偿付。

此次关停潮并非直播行业的首次动荡,而每次动荡来临时,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一线的主播们。

这一次的事件让不少主播回忆起前几次语音平台荔枝的下架。“当时出事的是‘助眠’频道,但整改过后,整个平台都流失了很多用户,连带其他领域的直播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位亲历了荔枝下架事件的主播告诉记者。

但在吴琳看来,那时语音直播行业还处于“人少”“平台少”“竞争小”的阶段,且仅仅是下架整改,主播回到原来的平台或跳槽都相对容易。“现在所有的平台都陆续在倒,我们去任何地方都有一点胆怯,害怕另一个平台会不会又倒了,或者播两天钱又没法提出来。”

事实上,关停潮导致大量主播流落在外,不少未牵涉其中的语音平台也在借此契机“招兵买马”。林达提到,其所在的工会正密切留意,向有才能的主播抛出橄榄枝。

吴琳观察到,身边的同行有的往大平台跳,有的往国外平台跳。她也尝试去了其他平台,但直播的效果并不好。“一是粉丝带不过去,二是适应新的平台生态需要一定时间。”她解释,每个平台的属性不同,如QQ音乐上聚集的多是音乐人,网易云上做深夜电台的人更多些。另外,还有一部分大平台最初是靠短视频起家,近两年才开始涉及音频赛道,频道发展尚未成熟,而且粉丝也有APP的使用惯性,习惯了看视频的一群人,怎么会有粘性听音频呢?

“如果风波过后,我可能还会考虑回来(伴伴)。”吴琳坦言。

始琢磨怎么真正做有价值的内容,不为别的,就为了在这一行里活得更长久些。”

“监管是必要的”,无论是否受到此次关停潮的波及,多数主播心中都有这样的共识。他们期待,在这一轮洗牌过后,“内容为王”将更加突出,过滤一批劣质主播,带来更良好的行业生态。还有主播提到,由于小平台自我监管和承担风险能力较差,未来,语音直播市场可能将发生一定整合。

易观分析高级分析师梁秋兰认为,此次关停潮可以使管理不善、经营不规范的语音直播平台出清,提高行业的品质和声誉;同时,语音直播的行业监管愈趋严格,更有利于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最终使真正优质的语音直播内容获得更大的价值。当然,从负面来看,关停潮可能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融资渠道收紧,影响行业的发展与创新。此外,关停潮也可能导致部分用户转向其他娱乐形式,语音直播平台面临用户流失的风险。

但重要的是,行业规则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明晰。“我们最初做这行时,法律法规政策非常模糊,对新兴行业存在的现象没有管透。”林达表示。

有接近此次关停潮中核心涉事平台的人士也告诉记者,早期语音平台发展概率玩法时并没有遇到相关监管,随着监管趋严,类似玩法才被定义为赌博。

在法规底线外,不少主播均在采访中提到多个平台监管力度不一的问题,亟需设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这是一件前赴后继的事情。”

艾媒咨询集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表示,建立行业规范或标准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包括政府、行业协会、平台和主播等。政府可以制定法律法规和监管指南,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平台和主播应积极参与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在制定行业规范或标准时,需考虑到行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兼顾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并确保规范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